



第114期 · 2021年3月

非賣品

## 修智大和尚談：三慧

青楓：我們接觸佛經，研究佛學，很多時會看到「戒、定、慧」與「貪、瞋、癡」這些「三字真言」，我們亦常見到一些信眾特別對這些留意，也認真的去思考，這當然是好事。此外，也有一個問題可能會有所困擾，那就是我們常說修行要用功，請問大和尚，在這些方面怎樣做才是正確的做法？

修智：做任何事情，能夠把握到正確的方法，這很重要。你說「三字真言」，我們亦不妨從這方面來探討。我認為，修行用功的正確做法，仍然是「三字真言」，那就是「聞、思、修」，亦即是我們常說的「三慧」。我們要與講者親近，即

是多作請益。接下來便是受持，要有所承受，這是「聞」。跟着便是讀誦，其作用就是我們將講者的話語熟習，要有正憶念，這是「思」，要熟習、消化、理解。再下來，便是我們依着講者的話語去做，這是「如說行」，即是要切實的行動，不是「得個講字」，否則成為「水過鴨背」。能够做到自利與利他，這就是「修」。以上所說的「聞、思、修」，就是「三慧」。

青楓：有很多處事方法，其實是共通的，看我們怎樣運用吧！多年前，曾經有朋友問我：怎樣才能寫好文章？我當時的答覆就是要有「三多」——多看、多思、多



## 香水合歡

每年春、秋兩季，在妙法寺內都見到這棵「香水合歡」開花！

它的花型特別，所以留下深刻印象。

它有別名，喚作「細葉粉撲花」，你看它像不像一個粉撲？它沒有「花瓣」，一條條幼長的「針」，倒像一束束光纖，那紅紅白白的色彩，很是嬌艷。

既稱「香水合歡」，當然是香氣迫人。它的細葉，像含羞草，你摸一摸它，它會捲起來，真的很「人性」。





寫！這「三多」可以說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也同時是相輔相成，不斷地翻覆運用的過程。不多看書（或者說是觀察事物），如何增進知識？但看而不思維，能得到精髓嗎？同樣地，既然想寫得一手好文章，但又不去多寫、多練習，也是無用的。這三者的結合，不正是大和尚說的「聞、思、修」這「三慧」嗎！

修智：我們在讀佛經時，不是誦讀到所謂「滾瓜爛熟」便行，重要的要有正確理解，付之實行，才能有所裨益。就拿大家都比較熟悉的《金剛經》來說吧！《金剛經》開始時有句：「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我們好好地了解一下何謂「食時」兩字，這可不要簡淺地僅僅理解為「吃飯的時候」。強調「食時」兩字，是教導我們在做任何事情，「依時」、「準時」的重要。釋迦牟尼佛是住在郊區的，需進城行乞。如果過早抵達，施主尚未準備好，施主會著急，而生煩惱；倘乞者等待時間過久，也會生煩惱。屆時尚未抵達呢，倘施主等待時間過長，則施主會生煩惱。倘施主不等待，一者顯得不够恭敬，再者施主用膳後方抵達，只能托空鉢，乞者有煩惱。如果時間剛剛好的話，則施者及乞者都會為此而開心，

這不就是「成就功德」嗎？所以念誦經文，應該學到一句，即是「在恰當的時間，做恰當的事情，煩惱無從生起」。再說「著衣」吧，這也不是純粹的披著袈裟，不是純粹的表達持戒。當時社會上有兩類人，一是穿得奢侈，另一類則衣衫襤褸，甚至身無衣物。釋迦牟尼佛便強調修行要「行於中道」，不取兩個極端。「持鉢」亦然，有些人隨意摘取樹葉，用以包著飯菜拿著吃，這很不衛生。用鉢盛載飯菜，這是正規的方式。鉢，即是平時通用的「碗」而已。同樣地說明不走極端，這就免除不少煩惱。再談「敷座而坐」，講解般若經文的前方便，除了顯示恭敬「般若佛母」，更重要是教導我們「自己的事自己做，則煩惱無從生起。」如果假手他人，則座墊的高低軟硬，倘不如己所意，則心有所煩惱。

青楓：其實有不少煩惱，都可以說是「自尋」的，要走中庸之道才好。

修智：譬如我們中國人的紅白兩事。在喜慶場合穿白衣黑衫適合嗎？在喪禮上，同樣不要穿得大紅大紫。在場所應恰當的配合，這都是「行於中道」。念誦佛經，我們從「聞思修」，付諸實踐，才能真正得益，而不會淪為「紙上談兵」。

## 玉堂春

春天，是一個很好的賞花季節，很多花草樹木也隨着大地回春而開起來。

「玉堂春」是其中一種，這花樹也真有點不同，它是「有我無你」，花與葉彷彿是一對「死對頭」的冤家。平時，是大大片綠油油的葉，但到了快要開花的時候，葉全落掉了，光禿禿的枝條上生出一朵朵艷麗的大花朵來！有紫紅的，有純白的。我們妙法寺這棵長的是紫紅色花朵。

（玉堂春的原名是：玉蘭。）





# 百·喻·經

## 17 債半錢喻

往有商人，貸他半錢，久不得償，即便往債。

前有大河，僱他兩錢，然後得渡。到彼往債，竟不得見。來還渡河，復僱兩錢。

為半錢債，而失四錢，兼有道路疲勞乏困。所債甚少，所失極多。果被眾人之所怪笑。

世人亦稱。要少名利，致毀大行。苟容己身，不顧禮儀。現受惡名，後得苦報。

### 【解說】

「債半錢喻」，這譬喻「似曾相識」？我看「似曾相識」者不是故事情節的本身，而是這故事帶出來的主題意識，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會不自覺地犯起來。

——為了達到那「目的」，不惜勞師動眾，不惜花下頗大的精神勞力，但卻不會去問一句：這樣做值得嗎？

做任何事情，先要作出客觀的比較才好。我有一個真實的故事，多年來都放在心上，是作為一面鏡子的時刻拿來觀照。

我一位朋友是一間頗具規模印刷廠的主管，也是一家大出版社的負責人。有時候他出版的書籍卻讓下屬拿去給別家印刷廠印刷的。有天，那下屬實在「忍不住」了，問他：「我們公司有這麼好這麼大的印刷廠，自己出版社的書怎麼還拿出去給別人印刷？這豈不是把原本可以賺的錢白白送與他人嗎？而且好沒有面子呀！」

我這位主管朋友很平和地說：「如果用我們自己廠來印，你算一算成本，既要開動大機器，又要人手看管處理，做生意是計數的，不是講面子呀！」

這與「債半錢喻」的道理不正是一樣麼！

## 18 就樓磨刀喻

昔有一人，貧窮困苦，為王作事。日月經久，身體羸瘦。王見憐憫，賜一死駝。

貧人得已，即便剝皮，嫌刀鈍故，求石欲磨。乃於樓上得一磨石，磨刀令利，來下而剝。

如是數數往來磨刀，後轉勞苦，憚不能數上，懸駝上樓，就石磨刀，深為眾人之所嗤笑。

猶如愚人，毀破禁戒，多取錢財，以用修福，望得升天。如懸駝上樓磨刀，用功甚多，所得甚少。

### 【解說】

「就樓磨刀喻」，重點在以此譬喻有些人用盡各種不當手段去騙財，然後在這些錢財裡拿出一點來做善事。這叫做「修福」嗎？這樣做無非是求心之所安。心，為甚麼不安呢？那是他明知道所得的是不義之財，那就是求所謂贖罪吧？

這做法就像本故事那樣，把那死駝拉扯上樓以就磨刀石，這是多麼愚蠢之事。但往往我們做了愚蠢之事而不自知的，不但「不自知」，尋且「理所當然」似的，那就千差萬錯了。

## 19 乘船失杼喻

昔有人乘船渡海，失一銀杼，墮於水中。即便思念：“我今畫水作記，捨之而去，後當取之。”

行經二月，到師子諸國，見一河水，便入其中，覓本失杼。

諸人問言：“欲何所作？”

答曰：“我先失杼，今欲覓取。”

問曰：“於何處失？”

答言：“初入海失。”

又復問言：“失經幾時？”

言：“失來二月。”

問言：“失來二月，云何此覓？”

答曰：“我失杼時，畫水作記，本所畫水，與此無異，是故覓之。”

又復問言：“水雖不別。汝昔失時，乃在於彼；今在此覓，何由可得？爾時，眾人無不大笑。

亦如外道，不修正行，相似善中，橫計苦因，以求解脫。猶如愚人，失銀杼於彼，而於此覓。

### 【解說】

這其實就是中國寓言故事「刻舟求劍」的印度版。

故事的「道具」不同，但道理是一樣的。這使我們聯想到「對問題的看法」——不看問題的根本，只在表面上做「表面功夫」，能得到真正的解決方法嗎？

我們也經常講的一句話：「在哪裡跌倒便在那裡站起來！」道理本身是很有道理的，只是有些人也不去尋求跌倒的真正原因，只求所謂「在哪裡跌倒便在那裡站起來」，結果呢？還是一跌再跌吧！

## 20 人說王縱暴喻

昔有一人，說王過罪，而作是言：“王甚暴虐，治政無理。”

王聞是語，即大瞋恚，竟不究悉誰作此語。信傍佞人，捉一賢臣，仰使剝脊，取百兩肉。

有人証明此無是語，王心便悔，索千兩肉，用為補脊。

夜中呻喚，甚大苦惱。王聞其聲，問曰：“何以苦惱？取汝百兩，十倍與汝。意不足耶？何故苦惱？”

旁人答言：“大王，如截子頭，雖得千頭，不免子死。雖十倍得肉，不免苦痛。”

愚人亦爾，不畏後世，貪得現樂，苦切眾生，調發百姓，多得財物，望得減罪而得福報。譬如彼王，剝人之脊，取人之肉，以餘肉補，望使不痛，無有是處。



## 【解說】

讓我說說「莊子」的寓言故事（大概是這樣）——

莊子窮困，眼見開餐的錢也沒有，他餓着肚子向一友人借錢，那友人說：「我過些日子便有一筆大錢到手，屆時我便可以借多些錢給你！」既然是「應急」，那就是「急於一時」，你說再過些日子有用嗎？有些人就是這樣，明明是「孤寒成性」，但又為了顯示自己不是那類「孤寒財主」，於是擺出一副「大方」的樣子，究其實還是「一毛不拔」，甚至是「見死不救」的。

那麼，與「人說王縱暴」的寓喻，也無不同，說甚麼「十倍償還」，以為這樣可以「贖罪」，可以心安理得？實際上呢？這卻沒有平伏人家的傷痛。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這可是經常遇到之事。

# 從「民生」出發

平平淡淡地過了一個春節。

平淡是福！

人們還慶幸能平淡地度過平安的農曆新年。

這些日子來，政府在防疫工作上做了不少功夫，只是很多時都出現進退維谷的感覺，不能果斷行事，有時候雖「果斷」卻又給人一個「魯莽行事」的感覺，譬如年宵花市就是一個例子。起始，「一刀切」地取消花市，人家花農辛辛苦苦地栽種，一年下來指望的就是在年宵市場上尋找生計。

「取消」的決定引起花農很大回響，而市民大眾亦十分同情，「酌情」之下，「收回成命」，讓花市繼續辦起來。這叫做「亡羊補牢」嗎？很清晰而又容易理解的，就是如果好好地管制約束起來，「花市」根本不必取消。

我特意在除夕那天到維園看看。兩行花檔，秩序井然，不論花農還是行人，都是很守規矩的。根本沒有取消的必要——只要取消熟食檔，那怕再把「乾貨」檔取消便行了。

真真正正來一個「花市」不就行了嗎？

這是既可讓花農有生計，也讓市民「抖抖氣」，這該是很容易下的決定。





# 禪光佛影

## ——論王維的佛禪詩

·王壽雲·

（原刊於一九九五年三月《內明》第二七六期）

詩佛王維的山水詩，融禪於詩，達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意境，是我國唐宋時期的佛禪詩奠基人之一。

### 一、詩佛王維生平

王維（701-761），字摩詰，其名和字都取自佛教漢譯大乘經典《維摩詰經》中的主角維摩詰居士。原籍太原祁州（今山西省祁縣），父親為汾州司馬，母親崔氏，冊封「博陵縣君」，是一位虔誠的佛教信徒。崔氏隨丈夫遷居蒲州（今山西省永濟縣），唐中宗長安元年（701）於蒲州河東生出王維，遂為蒲州人。這時期，是佛教在唐代的一個鼎盛時期，特別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禪宗，堪稱為中國佛教的黃金時代。

王維從小生長在一個清寒的家庭中，父親早喪，而其母博陵崔氏是一位溫良恭儉，摒絕世俗嗜欲，偏勤齋戒，緇衣素食的虔誠佛教信徒，奉佛三十餘年，師事大照禪師數十年，大照禪師為普寂的謚號，出北宋神秀門下。其弟王縉也好佛「不茹葷血」。這些對王維以後的那種「出世」思想頗有一定影響。

青少年時期，王維是在一個佛化的家庭之中薰陶、耳濡目染、沐浴在佛光之下成長起來的，自幼就隨母吃齋奉佛，坐禪誦經，通曉音律，善於寫作，「九歲知屬辭」，十五歲就顯出了他詩歌創作的才華。

唐開元九年（721），時二十一歲，王維中進士，調大樂丞而進入仕途，不久坐累謫濟州（今山東省在平縣西南）司倉參軍，在濟州生活了五年，於開元十三年（726）底大赦，又返回長安（今陝西西安），並隱居在中岳嵩山，開始接近佛教，博覽佛經，精進佛道。

開元二十二年（735），時三十四歲，張九齡執政，王維被擢升為右拾遺，三十七歲時，為監察御史，後被李林甫誣陷，終於在開元二十五年（738）被貶為荊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縣）長史。王維由於屢次被貶，於是就皈依了佛門，開始過着亦官亦隱的生活，寫詩作畫，寄情於大自然的山林之中，沉樂在禪樂中。

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王維任給事中，值安史之亂，安祿山、史思明攻陷兩京時，不及扈駕逃出，被叛軍所俘虜，服藥下痢，偽稱瘡病，被拘於菩提寺中，後送至洛陽（河南省內）。拘於菩提寺，好友裴迪曾去看他，說逆賊等在凝碧池上作音樂供奉，乃成凝碧詩一章，寄其感慨，《菩提寺禁裴迪來相看說逆賊等碧池上作音樂供奉人等舉聲便一時淚下私成口號誦示裴迪》一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弦。」

後來亂平，肅宗以其的詩減罪，其弟王縉願削自己的官爵為王維贖罪。因此，在官位上也數年擢升，左遷太子允累官尚書右丞，所以世稱



王右丞。然遭此變故，在精神上終是一種打擊，他對失身於賊，不能死固，常耿耿在念，以致愧悔之。王維曾請求出家，未獲准。因此將母親崔氏在蘭田縣輞川別業奉佛三十餘年的草堂，獻出作為「清源寺」為其母祈禱冥福。另在終南山附近闢了一處瓜園。

王維至中年三十歲以後，其妻病故，以後他一直未再娶，孤處一室，禁肉食，絕彩衣，居室中僅有茶璫、茶臼、經案、繩床，此外一無所有，完全過着禪僧的生活，每當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為樂，平生與佛門僧侶、信佛居士交往酬贈最多，大約在四十歲左右的時候，王維為侍御使出使南陽，途中遇到慧能的弟子神會禪師，神會所宣揚的南宗心要，遂為其著《六祖碑銘》，全文皆用佛語綴成，從這裏，可見其對佛教研究造詣之深，為人所尊。

其一生仰慕《維摩詰經》中的大乘菩薩維摩詰居士的德高道隆，智慧如海，辯才無礙，被經中的維摩詰居士所感動，誓愿以維摩詰居士為榜樣，學習他的德行，因此題己名為維，字摩詰，亦稱王摩詰。這對他後來成為一個多才多藝的詩人畫家，是分不開的。他博學多才，精通佛理，如法修行，並以詩文的形式來闡述佛理，讚美佛教。所以，後人尊他為「詩佛」，也不愧為是中國式的「維摩詰居士」的這個榮譽稱呼。佛經中的維摩詰居士，是當時印度毗舍離國的在家佛門居士，那麼，王維可以堪稱為中國的第二個維摩詰居士。

他「晚年唯好靜」、「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又說他「在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談玄為樂」，到臨終之時「與平生親故作別，多敦勸朋友奉佛修心之言。」到了上元二年（761），一日，王維忽索筆作書，與親朋訣別，安坐而逝，年壽六十一歲，葬於清源寺西（即輞川別業旁）。

## 二、融禪入詩

在現存四百多首的王維詩文中，他大量引用、發揮了佛學觀點，所用典故多來自《維摩詰經》、《法華經》、《華嚴經》、《涅槃經》等佛經，特別是《維摩詰經》，在王維的哲學、美學思想和藝術中，打下了鮮明的烙印，另外，王維對禪宗的「對境無心」、「無住為本」的思想，運用到生活中，以此態度對待人世的一切，使他對宇宙人生都保持着一種任運自在的恬淡心

境，並將這種心境融入進自己的詩歌之中，其詩題材豐富多采，其內涵都廣容禪的意境和風格，這種清遠閑靜的禪詩，處處顯得樸實，真純的神韻，響逸的情調，在文字之外，別有使人會心之處，並且還閃耀出一種似有若無的禪光佛影。

王維的詩體屬於田園派的自然詩，內容取材於山水景色，大都是一個個獨立封閉的世間「空山、翠竹、日色、青松、蓮花、鳥鳴、流水、鐘聲……」風格淡雅恬靜，樸實自然，一切都是那樣的圓滿自在、和諧空靈、其意象的空間是有限的，但包含着無限的意蘊，時間也並不明顯，似乎象徵着「真如」的永恆。因此，人們讀誦這些充滿着濃厚禪趣的小詩，會別有一番清遠閑靜的禪味，寓有禪理。而王維的繪畫藝術，則是一種寄興寫情的山水畫，達到那種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境界，寓有禪師們那種悟禪的境界。山水、樹、石、人物等，都是隨筆點染，意思簡單，表現不費裝飾的畫風，如果沒有禪的境地，永遠不可能有那種清逸的意境，這些可以說，是將佛學思想直接和山水聯繫起來，說明了佛教哲學包羅萬象，這是佛學與詩畫的結合和統一，融洽了藝術。

從現有於世的王維詩畫中，可見其藝術修養之高，造詣之深，劉熙載在《藝概》卷二，《詩概》中說：「王摩詰詩好處在無世俗之病。世俗之病，如恃才驕學、做身分、好攀引，皆是。」王維不僅是唐代著名的詩人，也是我國古代著名的畫家、書法家和音樂家。擅長寫詩，工於草隸，精通音樂，同時又是我國寫意水墨畫的開拓者，不愧是我國古代的一位才華出眾的傑出詩人和藝術家的佛門居士。因此，對於王維的禪詩，僅按照一般的山水詩去理解，去處理是不夠的，必須從佛教的影響方面去考慮這些作品，深入探索作品本身的客觀包含的思想內容，情趣格調，基於這一思想，我們將選擇數首的王維禪詩，從佛學的角度試析，以饗讀者諸君的禪味法喜。有人以為：王維的詩不依禪理去體悟其詩中的禪境，則無法品賞其詩的神韻妙境了。

## 三、佛禪詩淺析

王維的佛禪詩，是融禪入詩，詩以簡煉的筆調，勾畫出一幅令人流連忘返的景色，將禪的空靈情趣融進了他的山水詩，使詩達到禪所具有的那種情逸的意境。現在筆者根據前人研究王維詩文的成果，以及自己對王維佛禪詩從藝術審美及



佛教禪理進行探索後的一些體會，就《鹿柴》、《辛夷塢》、《竹里館》、《鳥鳴澗》、《山居秋暝》、《木蘭柴》、《終南別業》、《過香積寺》等八首詩，從禪文化審美藝術的角度加以淺析和闡述。

#### 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詩人寫這首《鹿柴》時，已是晚年，對佛教已有進一步體會，因此，在詩文的筆墨之外，寓有禪意。詩以遠處的微響的人語聲，襯托着空山幽谷的寂靜，密林裏漏下一線落日的返照。然而詩人體會到一種幽靜空靈的境界，那微弱的光灑在碧綠的蘚苔上，顯得多麼冷清！青苔對這陽光並不陌生，黎明時分，亭午時分，都曾受過它的照射，現在到了黃昏時分，它又照來了。然而這次復返，它的亮度、熱度和色調，都發生了變化，詩人在這青苔返照時，使他從這種境界想到大千世界就是這樣不知不覺地生滅，生滅地無有常住，以一瞬為永恆，將生命熔入了這剎那的終古，一滴萬川，有限無限的境界中。我們從這裏可以看見詩人超脫塵世立於禪之三時境界的身影。

禪宗的行持重視「返照」（回光返照）的功夫，「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一句，其所用的畫面也使人聯想到禪宗的教義。而詩中所體現的清靜虛空的心境，更是禪宗所提倡的。

#### 辛夷塢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

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這是一首著名的田園詩，出自《輞川集》第十八首。「辛夷」即木筆樹，辛夷塢，因塢中有辛夷花故名。這首詩是詩人王維因花悟道，物我兩忘的禪詩。詩文意理淺近單純，其內容敘述：在辛夷塢這個幽深的山谷裏，辛夷花自開自落，自然平常。

辛夷花在詩人的筆下，是他內在精神的外射，是一棵人格的理想之花，然而它又是一棵與眾不同的花。詩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是一幅生機勃勃，花朵爛漫的景象，第二部分是另一幅「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的情況，辛夷花又在紛紛凋零，這是何等的灑脫。

詩文在敘述這個絕無人跡的地方，辛夷花正默默地開放，又默默地凋零。既沒有人對它們讚

美，也不需要人們對它們的凋零一灑同情之淚。它們得之於自然，又回歸於自然，沒有追求，沒有哀樂，聽不到心靈的一絲震顫，幾乎連時空的界線都已泯滅了，這樣的一種靜謐空靈，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在這個境界中，天與人、物與我、情與景、觀照者與觀照的對象，完全渾然一體，達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境界。

《辛夷塢》的詩境意趣之美，可以從詩中體會，然而意境之外的禪趣則更濃。花開花落的自然現象，引不起詩人的任何哀樂，他既不執着於空，又不執着於有，這正是禪的「任運自在」的體現。我們從「紛紛」兩字中，可以看出此生彼死，亦生亦死，不生不死（滅）的「禪」境界。這在詩人的心中悠然生起的，然而在他的眼裏，乃至整个人生宇宙，不正是像辛夷花一樣，在剎那剎那的生滅之中的，所謂因果相續，無始無終，自由自在地演化着。「不生不滅，如來異名。」（《楞嚴經》），王維因花悟道，似乎從辛夷花的花開花落中，親切地看到了佛性真如的永恆存在的。

#### 竹里館

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這首詩是說明詩人與空寂為伴的空寂之心，詩文寫出有聲有色、有動有靜、亦虛亦實的美麗自然景物，達到佛教那種「禪境」的空寂。

詩人獨自在這幽深寧靜的竹林裏，彈琴長嘯，這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沒有其它的聲音，也沒有人知道詩人的存在。此時此刻，只有與詩人為伴的明月懸空浩照。從此反襯詩人那時內心趨於空寂的自然景物。

這是一首描寫景物的寂滅空靈的詩文，其寓意幽深，意境寧靜安祥，淡泊空遠，禪機悟境流露於字裡行間，是王維禪理詩的佳作。

#### 鳥鳴澗

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

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這首詩說明心外一如的靜寂境界，此詩禪味極濃厚，用筆疏淡而傳出含蓄豐蘊的詩情畫意，詩中的背景雖然在「人間」，當清淨的心靈，與自然境地融合為一時，卻能從中體達到禪理那種「不生不滅」的實相，來解脫人世間的煩惱。詩中寂靜的空山，它並不受世間的干擾，花落、夜靜、山空、無聲的月光驚鳴了山鳥，然而山鳥的鳴叫，卻又給山中帶來了更幽靜的寂靜，這是一



個無聲中顫動，寂中回旋的世界。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詩人的禪境詩，已達到「意」與「境」的融合為一，它只有通過禪的體驗才能加以表現，也只有在人與自然的水乳交融中，才能獲得渾然一體的程度。因此，王維的藝術成就，是令人驚心動魄的。因此明胡應麟說：此詩「讀之身世兩忘，萬念俱寂！」

####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  
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這首詩，詩人通過「空山新雨後」的境色，細心觀察，描繪了大自然美麗和可受可留，浸透了詩人的濃厚的感情，流溢出生動而豐富的思想，同時也體現了詩人的藝術魅力和禪境。

從禪學來看，詩的上聯、次聯，表現一種真空的境界，所謂一切皆歸於寂靜的空靈意境，三聯末聯，則描繪一種「即空即有，非空非有」的中道境界，使一切趨於完美和和諧。

#### 木蘭柴

秋山斂餘照，飛鳥逐前侶；  
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

這是一首禪境詩，全詩的着眼點在於飛鳥的「彩翠時分明」的一句上，在這一剎那之中，它雖然有即將無的殘照，以及似有似無的夕嵐，不僅將這閃光的一剎那，烘托得分外鮮明，使讀者體會禪趣的含寓。同樣，全詩也賦予了「秋山斂餘照」的許許多多，說不清的意味。

#### 終南別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這首詩以自在安閑的筆調表達了詩人在遊覽大自然的山水，與山中野老親切交流的情景，詩中那種隨遇而安，寄興於大自然，不起世慮的超然意境，這種意境是出自禪宗「任性」、「無住」之旨。全詩都是托物寄情，通過交往相融，從中體會到佛理。

首聯是寫詩人自己中年以後，即厭世好道，到了晚年更隱居輞川，優游山水；次聯寫詩人一個人獨自寄興遊覽的閑情逸致；三聯，是全詩的點睛處，寫詩人自己遊覽漫無目的，隨意而行，充滿無限的禪趣，全句闡明了「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的事事無礙的法界之理。其「行到水窮處」句，則表示一切皆歸源於一（絕對的自性），而「坐看雲起時」則表示絕對自性展現一切現象，觀照一切的情境。末聯是與林中叟親切交流的情況。詩的後二聯「行雲流水」、「任其自流」的禪意所在。總之，此詩通過描寫田園生活，含蓄曲隱地表達了禪學人生的哲理，說明和表達了禪具有的「空寂、靜閑」的境界。

#### 過香積寺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  
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  
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這是一首字字入禪的作品，詩的首聯寫詩人「不知」而訪，適見詩人之灑脫不羈，行不數里便入雲霧繚繞之境，詩文點出香積寺之深藏幽邃；次聯寫古木參天的叢林中，杳無人跡，忽然飄來一陣隱隱鐘聲，使得本已寂靜的山林又蒙上一層迷惘，神秘的色彩，越發顯得安謐；三聯仍着意刻畫環境之幽冷，其中「咽危石」使人如目睹親聞泉水之艱難流淌和幽咽之聲。「冷青松」更給幽靜之松林塗抹上一層冷淡之餘暉，末聯詩人借用「佛法制毒龍」的典故透露詩人參禪之情景。此詩從表面上看是一次探訪香積寺的雲游，實際上是一次求法參禪的過程。

#### 四、結論

縱觀詩佛王維的佛禪詩和其人生的經歷，可以說王維不但是我國一位傑出的詩人，也是唐宋時期的虔誠禪門信徒之一，因此，他的山水詩融進禪學的思想，達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境界。所以，王維的佛禪詩，是我國古典抒情詩歌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它追求虛靜幽寂的情趣，開拓出一種新的境界，這些都是他通過禪宗的直覺觀照，沉思默想等思維方式，以及禪學的自我解脫思想浸染的結果，並且在詩中表現出他自己特有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藝術境界，反映了禪學那種「自性清淨」的美學思想，追求寧靜、和諧、澹泊、清遠的審美境界。表現出佛教的佛禪詩的沖淡和諧的意境，其藝術境界完美而生動，思想內涵豐富而深邃。因此，詩佛王維的佛禪詩是我國古典抒情詩在藝術花苑中的一顆鮮艷的奇葩，是我國傳統文化寶庫中的一份珍貴的遺產。



## 諫

當別人批評自己的時候，一臉不高興，甚至是滿腔憤怒的，但聽到別人對自己讚美呢？不僅滿懷歡喜，且把笑容、愉悅全都寫在臉上。

正因為這樣，便自然地出現訶諛奉承。世間上，愛聽美言者多，聞批評而喜者，畢竟是少之又少。看歷史書，我們經常看到皇帝身旁都有諫官。

諫官，就是專責向皇帝進言。進諫，當然要說真話，所謂「實話實說」，身為皇帝好些時也會聽諫官的規勸。但規勸多了，或者他在興高采烈的時候，你一盤冷水朝他頭上潑去！——他會因為「冷水照頭淋」而冷靜下來嗎？很多時候還是適得其反。歷代看來，有不少諫官還因此而遭處決。

歷史的教訓還少嗎？但歷史往往是重複再重複，這不是「歷史的循環」，而是人性使然。在今時今日所謂文明時代，顯然再沒有甚麼「諫官」了，但忠言逆耳，高高在上的人，能聞諫而喜，聞諫而反省者有多少？連一同出生入死的「兄弟」也像「眼中釘」似的拔而後快。

因此，讓我們想到一個問題——既然世人多喜歡聽「好話」，則我們在本着良心進諫之時，還是技巧一些、婉轉一些，不讓超越底線就是了。

## 供養雲水

這幾個月來，少出門了，限聚令下，大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朋友之間，畫友之間，都經常地互傳「微信」，在手機裡彼此問好的同時，也把自己近日的畫作傳上手機上，切磋、觀摩，不僅是「一樂也！」也同時是互相

鼓勵，共同進步。

一年了，一年來的在家防疫，不少畫友不但沒有自怨自艾，且利用這些難得的「出不了門」的日子，在家裡潛修畫藝，一幅一幅作品放在手機上大家觀摩，有好幾位畫友的作品明顯進步了，明顯地比一年前的作品「好看」得多！這「好看」兩字，不是指所謂「好睇」，而是更具內涵，更來得沉實。有一位畫友喜歡以雲水的輕輕淡淡入畫，這些日子來，他的「雲水畫」更來得輕淡飄逸。

一位畫友對他說：「你真真正正是雲水供養！」

他連忙「更正」曰：「哎咗，不是雲水供養，應該是供養雲水！好感恩大自然對我們提供這樣美好的山水。」

## 拳不可亂抱

握手為禮，在疫情大流行的今天，「握手」成了「沒禮」，大家都用手踴碰碰，打個招呼就是。我們傳統下來的「拱手為禮」是最好不過，此時此地更為適用——兩手雙疊放在胸前就是，也由此想到一個「抱拳為禮」的問題。

拳，不可亂抱！原來在行抱拳禮之時（特別是習武之人），必須是右手成拳，左手以掌合在其上，這左、右之分要分明，否則就是「失禮」了。



# —人生大智慧—

在閒談的時候，我們會經常說到「進取」兩字，或者是類似的字義吧，譬如說：「我們要有進取心，要有奮鬥心！」或者說：「不進則退，我們要努力向前……」之類的。

這有沒有錯呢？不能說有錯，而且藉此而鼓舞年輕人有上進心，這是對的。

不過，在人生裡，在悠悠歲月裡，我個人倒覺得有一點更重要的，那是要知道甚麼時候退！

——知進，固然重要。知退，更重要！

二十多年前，從螢幕上看到的一幕，到今天依然忘不了！我相信很多人看了也忘不了！

那是當年「體操王子」李寧在奧運會比賽場上一而再的失手。

他在體操運動最高峯時令世人矚目，甚

至其中一個動作還以他的姓名命名的。

可是到了後來，畢竟年歲大了，如此高巔角逐，不但比對手失色，甚至比起自己過去也大大不如。為何不早些引退？有說當時在國家體操隊裡接班人未能有更好成績，那只好「老將出馬」。這種無奈，最後便得出在萬眾目光下，從吊環上失手跌下來！

我們姑且不去理會甚麼「後繼無人，老將出馬」，我們只是置身處地想想，其實又何必硬着頭皮，如廣東話說的「頂硬上」？除了同情李寧那「身不由己」之外，我們也因此而得出一個很重要的信息——

知進，固然重要！知退，更是大智慧的表現。

——甚麼時候引退？

這「分寸」就是做人成功的基石。

## 用功

上期談對聯，我們用上那副「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

有讀友說，很有趣，甚至有友人說：「看來『推敲』兩字的典故也源出於此！」

是耶非耶？待查！不過，這「僧敲月下門」之句可真的令後世人欣賞再三。雲南賓州的寂覺寺，有聯語曰：

不待海枯才見底

但逢月上即敲門

上聯指我們學佛理要無時無刻去掌握，下句便自然地想到「僧敲月下門」了，而且也承接上句的意識——要勤加學習，「敲門」便是學習之意也讓我們想到神秀大師說的：「時時勤拂拭！」要時刻用功也。

我們常運用的一個詞語——隱惡揚善。

也不必多作解釋了，我們都明白。處世，的而且確有時候是必須克制一下自己。不能像坊間常說的那句話：「翕得出就翕！」。即是講得出口的便講，在講之前也沒有經過一番思考，也沒有想及對方的「接受」能力。

我個人以為，「隱惡」這個「隱」字，也同時可以借用這個「忍」字的，也就是說，有些所謂「惡」，能夠讓我們「容忍」

## 「隱」惡「揚」善

一下，是不是對解決事情會有較好效果？當然，絕對不是說那種甚麼「逆來順受」的「忍」，那是沒意思的。

說到「意思」，我倒很欣賞「揚善」這個「揚」字，我們有沒有留意到「表揚」這個詞語的內涵意義？表，是表達，「揚」，是公開，是「揚開去」。你讚賞好人好事，要揚開去，要公開地讚賞。揚善，不也正是這樣麼！





## · 佛系隨思錄 ·



### 開悟

開悟！——我們經常聽到這句詞語，那麼，怎樣才算開悟呢？看了經文，或者聽到法師大德講道理，你聽懂了，明白了。這並不是真開悟，這只是「聽懂」而已，真正的開悟是我們聽懂了，明白了之後，得好好地思考問題，從這思考裡得到啟發，這才叫開悟。

「開悟」之後又如何呢？我們必須切實去實踐，用實際行動去領悟、體會，否則，沒多久這「開悟」便會變成「閉悟」，甚至是忘記得一乾二淨的。

《壇經》裡有一則話，我想也正好是說明這問題——

師曰：「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眾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這則話即是說，若明心見性，開悟了，則我雖不在你們身邊，也沒問題的；如果不明白我說的經文，則常在我身邊又如何？

今時今日，印刷方便，更容易讓我們接觸佛道理了，最重要的是看我們有沒有這心思。

### 「清淨」的先與後

有些道理，我們並不是「單方面的切入」，是可以從多個角度，多個層次去想想。

想，也不僅是明白字意的想，而是思考，甚至是翻覆的思考。

《無量壽經》裡有一句——

「智慧廣大深如海，內心清淨絕塵勞；超過無邊惡趣門，速到菩提究竟岸；無明貪瞋皆永無，惑盡過亡三昧力。」

讓我們先看看幾個詞語。何謂「惡趣」？這是指地獄、畜生及餓鬼這「三惡道」，惡道，也稱為「惡趣」。何謂「究竟」？這名詞不能以現代的解釋來解釋，「究竟」者，即是說「至高無上的境界」。

好，讓我說回開首的一則話，有些人認為：「我們想求得清淨心，則先要清除一些惡行。這樣一個「先清除而後得清淨」的做法，當然也不是錯，但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切入」，譬如說：「我們先有了一顆清淨心，從清淨裡去清除「惡行」、「惡習」不也是合乎道理嗎？

都有道理吧，但問題也不在這裡，問題在於我們有沒有真心去做。



## 四大皆空

我們經常說的一句，甚至是作為「口頭禪」的，這話是「四大皆空」。

好，如果我問你：「何謂四大」？又何以說「皆空」呢？相信好些人會「係囉！」一聲，然後說：「我們成日講，可又沒有真正透入去了解一下。」

「四大」，實際是指「地、水、火、風」，是象徵人體裡的四種現象——我們的骨骼以「地」作象徵；火，是熱的，人體裡的暖氣，就像火；水是濕潤的，我們身體裡的血液；風呢？我們的呼吸不就屬於風嗎？

所以，「四大」的地、水、火、風，就是指人體裡的這「四大」。然而又為甚麼說「皆空」呢？皆，是指「所有」，不用解釋。倒是這個「空」字則大有學問。《四十二章經》裡說——

「佛言：當念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都無我者，我既都無，其如幻耳。」

人體中的這「四大」——地大、水大、火大以及風大，其實都沒有一項真正是屬於我們自己的。這就是沒有「自我」。既然這「四大」都沒有你自己的，則不就是「皆空」嗎？

——「四大皆空」，你還去執著甚麼！

## 求甚麼呢？

《壇經》裡有一句話，是針對我們平時很常說的——求佛法。「佛法」可求嗎？怎樣去求？

先來讓我們看看《壇經》裡這句話——「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

（「性相如如」：「性相，即是自性；如如，是指平等如一。」）

這組文字，指的是「追求佛法」，佛法是存在於萬事萬物中，既無生死，也無來去。我們求甚麼呢？如果真的要有一個「求」字去說，那麼就是這樣吧——

我們之所謂「求佛法」，實質就是要求我們回歸本性，把一切放下！

「求佛法」嗎？你向「佛」說：請你拿出鎖匙來，把「佛門」打開讓我們拿取佛法。

「佛」說：「你自己摸摸衣袋，鎖匙不早已在你自己的衣袋裡嗎！」

——這是自性。心本具足，不假外求。

「佛」只是向你開悟，講出「鎖匙」在哪裡而不是給你「鎖匙」。（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 「積少成多」

《大藏經》裡有一句話——  
「古之聖人，其為善也，無小而不宗；其於惡也，無微而不改，改惡宗善，是藥餌也。」

這則話也不必多解說了，容易理解，可以說是「一看便懂」的！但懂是一回事，有沒有切實地貫徹在行動裡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大藏經》也好，就是我們看一般的經文吧，譬如《百喻經》都會從一些日常的生活細則裡尋找要說的話題，是容易懂，但我們就偏偏因此而忽略了。

積少成多，這可與善惡無關，無論是善還是惡。我們都要重視這個「積少成多」的問題。

# 紅塵問道

陳青楓

最近出版一本書——《香港百年風月變遷》

書名是否「好得人驚」？其實我是通過香港這近百年來的一些「風月」變化，道達出香港的社會變遷的現象，這當然也包括了風俗。

所以，我寫這本書絕對不會是從「色情」的角度出之。特別是在描述百多年前「水坑口風月」、「塘西風月」的時候，重要的是講述當年的社會環境，當年香港這小小的彈丸之地人們是如何生活的？「塘西風月」的聚集地在港島西環石塘咀一帶。那裡何以叫作「石塘咀」？石塘是因何而來的？那裡又為甚麼建築

一座魯班廟？……諸如此類的追溯，讓我們探本追源地去尋找香港昔日的「踪影」。我們今天會時不時說起「九華徑」這街道名，可知不知道，「九華徑」的原名其實是稱為「狗爬徑」的。它與港島的水坑口又有甚麼關係？我都希望從趣味中帶出歷史，也同時帶出我們的回憶。

說到趣味與歷史，也不妨在這裡多透露一點——

原來已具百年歷史的「香港大學」，當年幾乎要「搬家」，要搬到九龍麼地道去。原因是甚麼呢？是當年有一位名流紳士認為「香港



聯陞酒店

圖片正中位置是聯陞酒店，即是今天港鐵香港大學站入口處。



大學」就在「紅燈區」附近，容易影響學生也！但此提議却遭到不少人反對，反對的理由呢？——也是言之有理的，說：「如果你的心是把持不住，則莫說校址就在塘西附近，即使這燈紅酒綠的風月之地搬到深山野嶺，你都會心猿意馬的。」

這就是了，結果「香港大學」原址不動。

我寫這本《香港百年風月變遷》，實際上就是把歷史與故事結合起來，讓我們對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多一點認識，故我在這書的「上篇」部分，也寫下了一個題目，稱之為「紅塵問道」。在紅塵裡修行，在紅塵裡去磨練自己，就好像「香港大學」的校址就與塘西為隣，這不也就是「紅塵問道」麼！



如何是紅塵裏的修行？  
一壺風月，喝茶吧！



## 人生幾何？

《四十二章經》說——

人命在幾間？對曰：「呼吸之間。」

這個「間」字便有兩個意思，一是時間，一是空間。這句話的意思也是很容易理解的，「我們的生命究竟有多少時間呢？其實那只不過在一呼一吸之間而已。」

所謂「一息不來便嗚呼哀哉」。生命是這樣短暫嗎？這既是事實也不是事實，只是告訴我們生命是無常的，可以有幾十年光景，同樣地，倘若停止了呼吸，生命也就完了。它實際上是告訴我們：活在當下，要活好當下，要珍惜生命就是了。

當我們知道了時間的可貴，我們便懂得珍惜。最近在與朋友的手機通訊中，我寫下這樣一組文字——

今天我的專注是——追求經典！寫書，要寫與別不同的書；寫畫，要寫與別不同的畫。只有與別不同，才有機會成為經典。

（我不是狂妄，我只是「夕陽無限好」矣！）



## 鬥與斗

漢字的簡體寫法，迄今仍斷斷續續的引起一些爭議，這也沒有甚麼大不了，有些的而且確會常出「爭議」的，但大體上，漢字簡化有其實際需要，在日常運用起來，確是方便得多，這可不能抹殺它的社會功能。要簡還是要繁，悉隨尊便吧，不必一刀切的。

今天之所以談起繁簡，是因於想到一個「鬥」字而來，在現行的簡體字裡，「鬥」字很自然地寫成「斗」。這個「斗」字當然有它自身的字義，那是音「豆」的斗，譬喻北斗星，以及

「熨斗」等，但如今寫簡體字的，「奮鬥」會寫成「奮斗」，此外，鬥爭寫成「斗爭」，我們今天還是不太習慣這樣寫。

說到這個「鬥」字，它有一個更「繁」的寫法，是寫成「鬪」，大抵現在都很少這樣寫了，充其量寫「鬪」。這個「鬥」字一看便曉得——是兩個人面對面的爭鬥，這也是從象形而來，可是簡化到只寫一個「斗」字，那就少了這點感覺，難怪好些人還是喜歡寫這個「鬥」字。



## 不簡單

「鬥」字與「門」字在寫法上差一點點，但意思則大不同，把這「鬥」字兩邊改上一小豎，成為「門」，那就是「關起門來講數」，何「鬥」之有。

大凡與「爭鬥」有點牽連的，都會用上這個「鬥」字作部首，譬喻「熱鬧」這個「鬪」字，「起鬪」這個「鬪」字，甚至我們常說的「兄弟鬪牆」這個「鬪」（鬪，音益）。

從這些字的結構來看，會很有趣地看到在設計上的細緻。

說到設計細緻，且讓我們說回這個「斗」字。「斗」，也是一種工具，用作量器及容器，這個「十」字型不就像拿着量器的手柄嗎？兩「點」可象徵容量之物，這不就很形象，很生動活潑嗎？

很多時候真佩服漢字的設計師，既象形又可意會，且還結構簡潔，真不簡單。